

## 母亲的站台

前些天休假,我和女儿去看望母亲。临走的那天,母亲一早就开始忙碌起来。一顿丰盛的午饭后,母亲念叨:“才住了两天,还没做你爱吃的大盘鸡呢。”母亲知道我要上班,外孙女要上学,不得不回去,但她还是坚持让我们睡过午觉再出发。

下午要动身时,母亲从阁楼上拎来好几个装得鼓鼓的塑料袋。我说:“妈,您又给我装这么多东西。”母亲说:“装了些吃的,怕你回家太晚,这些热热就能吃。”

我们一起拎着东西往公交站走,母亲的步子比以前慢了。我想把袋子接过来,她攥着不肯撒手:“一点儿也不重,你提的那个重。”到了站台,母亲用手擦了擦长凳:“太阳晒得热乎乎的,坐会儿吧。”她拉我坐下,自己却站在旁边,还说:“坐7路车一直能坐到车站,你们就不用倒车了。”我伸长脖子,眯着眼辨识驶来的是哪

路车,她拍拍我说:“别急,走近了就能看清了。”

是7路车。我和女儿拎着沉甸甸的袋子上车,一回头,母亲也跟着上来了。我问:“妈,您这是?”母亲说:“车站那头儿不是有个大超市么,我顺道去买点儿菜。”

母亲容易晕车,平时宁可步行,也不愿坐车;何况小区门口就有个大型生鲜超市,何必跑那么远?“妈,别去了。”我劝她,“好几站路呢,别晕车了。”她摆摆手,已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

车子开动,母亲微微侧着身子,指着窗外,每停一站都给我介绍一番。她的话像一串珠子,将窗外的街景一颗颗串连起来,串成了她日常生活的地图,也串成了她注视我离家的、绵长的视线。

到站后,母亲先站起来,伸手就来接我手里的袋子:“我送你到车站口,就几



步路。”她拎了两个袋子走在前面,曾经挺拔的母亲,不知何时已有些佝偻,半白的头发被风撩了起来。

离发车还有十几分钟。我把东西放好,从车窗望出去,母亲就站在那儿,不时踮起脚往车里张望。我一遍遍地对她说:“妈,你回去吧。”她向后退了几步,可没过一会儿,又不自觉地挪了回来,用目光一遍遍地“抚摸”着我的脸。

火车要开了,我向她挥手,她把手举得高高的,向

我挥了又挥。火车缓缓动起来,我看见她下意识地跟着走了两步。车驶出站台,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,最后化作一个模糊的点。

我的一生都在奔赴远方,而母亲,永远站在原地,把思念站成了最温柔的守望。这份爱,从来不曾因距离而消减,反而在岁月里,愈发厚重绵长。要珍惜那些默默为你付出时间的人,因为他们的每一次“顺路”,都是为你而绕的远路。

田雪梅/文

## 快速通道

我们小区后门,藏着一一条狭窄得只能容两个人擦肩而过的巷子。

不少外卖小哥直接把电动车骑进了巷子。迎面而来的人,不得不退回去。

时间一长,不少小区居民向业主委员会提议禁止电动车进巷子,尤其不准外卖小哥骑车穿行。可立刻就有人反对,原因是从巷子送进来的外卖,大多是小区居民所点,那样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同时也为难了外卖小哥。

业主委员会在小区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倡议,我看到后心里暖暖的。倡议里说,希望大家多一份谅解,在外卖配送高峰期,多绕几步走主路,把这条窄窄的巷子,留给奔波的外卖小哥,当作他们的快速通道。

那一刻我明白了:巷子的意义从来不止是近几百米的便捷,所谓“快速通道”也不单单是脚下的路,更是人与人之间多一份体谅、多一步退让的温暖。董川北/文



## 种田与绣花

周末到爸妈家,妈妈说做饭不用我帮忙,我打算到田园里走走。

透过两栋房子之间的空隙,我看见不远的地方,有一个老奶奶,正在地里忙碌着。我悄悄走到她的身旁,见她正专心地松土。她一头白发,看起来有80多岁。

“哟,奶奶忙呢!”我和她打招呼。“不忙,闲着也是闲着!”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,继续忙她的事儿。

她用锄头掏出了一个窝。我好奇地问:“种啥呢?”

“种南瓜。”随后,她往每个窝里丢了一把油饼,再把种子按在窝里。

松土、打窝、施肥、盖土、蒙上塑料布,是那么轻松、熟练、流畅,可说是一气呵成!

看着看着,我觉得她在绣一幅图,那是一幅热爱生活、充满喜气、渴盼丰收的长卷。

种完菜,她扒开旁边一片大塑料布,挖了几棵前一年秋末种的莴苣苗。以为她要回家了,我说:“我帮你拿锄头吧!”

“不用,我还要栽莴

苣!”她拿着那些莴苣苗走到地的另一端。

我有点儿好奇,跟了过去。只见她重新在地里打了整整齐齐的窝,窝与窝之间横平竖直,一尺那么远的距离栽上一棵嫩绿的莴苣苗,真像在大地上绣出了花呢!奶奶说:“天已经暖和起来了,这样移栽的莴苣,比不移栽的莴苣长得更粗更高更脆更好吃。”

厉害吧,这位以大地为布、锄头为绣花针的“绣花”奶奶懂得真多。用心耕耘的人,自会收获生活的馈赠。马俊利/文

## 爸妈的“叛逆期”

午后的阳光斜照进厨房,我刚炖上汤,想着晚上和爸妈一起吃顿饭。电话接通,母亲那头立刻传来欢快的音乐旋律与谈笑。

“妈,饭快好了,您和爸什么时候回来?”

“哎呀,正和你李阿姨她们在外面呢,你们先吃,别等我。”她的声音轻快又兴奋。

我有些意外,又拨给父亲,听筒里却是呼啸的风声和短促的喘息。“爸,您在哪儿?回来吃饭吗?”

“攀岩馆。正到关键处,

不说了,我还要继续攀岩。”他的回答简短有力,随即挂了电话。

我握着手机,望着咕嘟冒泡的汤锅,一时愣住了。攀岩?这与我那位往日里散步都讲究背手踱步的父亲实在难以关联。而母亲,此刻也逃离了她经营多年的厨房主场。

自从他们退休后,我的电话追踪到的,常常是他们“不在服务区”的场景。母亲在她的“闺蜜团”聚会中笑声朗朗,父亲则在登山、摄影等活动中活力十足。

一个月后,一通再寻常不过的拉家常电话,揭开了这层活力的另一面。电话里,父亲声音如常,却无意漏出一句“在医院复查”。我心一提,追问之下,他才带着几分不好意思解释道:“小事,微创……你妈割了双眼皮,我嘛,顺道去去眼袋。”这轻描淡写的“微整形双人组”宣言让我愕然。他随即又安慰道:“都是小手术,恢复快。”

挂了电话,我哭笑不得,他们的这些“反常”彻底刷新了我对“晚年”的印象。我曾

深信父母的退休图景,应是色调渐柔、节奏渐缓的:晨练的公园、午后的棋盘、傍晚的炊烟与漫长的电视剧。他们的世界,理应以儿孙为圆心,以家和菜市场为半径,画一个安稳的圆。然而,他们默契地联手,以一种近乎“叛逆”的轻盈姿态,在我所定义的半径之外,欣然开拓出属于自己的版图。

原来,真正的晚年精彩,不是被安排好的慢节奏,而是随时可以重新出发的勇气。

周雅琪/文